

唐宋 诗人故事

(上册)

张学淳

著

“诗无达诂”——一直成为诗歌解读者
的共识。

究其原因，固然缘于每个人价值取向
和审美情趣不同。

恐怕也是因为对诗歌文本的创作背景
和创作动机不甚了然，无法准确把握知
诗作者情感脉搏的跳动。

其歌也者思，其哭也者怀。“韩愈
语”

作为诗歌，姑勿论表现手法是融情于
景或借景抒情

也无论诗歌意境是“有我之境”或“无
我之境”

哪一首诗歌没有作者情感的投影？

而诗人情感的波动又何尝不受生活时
空的影响？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诗
歌的意旨，也就常常免不了要借助

“知人论世”。

唐宋 诗人故事

上册

张学淳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人故事/张学淳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317-6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诗人-生平事迹-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4822 号

唐宋诗人故事(上、下册)

著 者: 张学淳

责任编辑: 路征远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17-6 / K · 450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初心不改 笔耕不辍

——写在张学淳先生《唐宋诗人故事》出版之际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朋友给我一个书目，说是让我选点喜欢的书寄给我，我看着书名选了一些。其中有唐诗宋词方面的书两本，一看作者，是我中学时代的恩师张学淳先生！真是喜出望外！先生退休有二十多年了，也不住在故里，和在宿州学院当教授的长子张英彦住在一个城市里。我迅即与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通话中，我听到先生的声音与四十多年前几无差别。问起先生近况，说是还在写书。先生说在写《唐宋诗人故事》。初稿写成后，我成了先生著作的第一个读者，真是如沐春风。

先生是我从初中二年级起直到高中毕业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是1971年春天，我在家乡小学读了5年书后就到镇上读中学了。那是一个叫许岭的古镇。学校坐落在镇中心，我刚上中学时，学校是小学、初中一贯制。到第二年，先生就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一年已开始招收高中生了，当时的校长说他是“一条龙”学校的校长。因此，我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三届高中生。

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学校停课、工厂武斗的疯狂劲头已经过去，工农业生产领域要抓革命促生产，教育战线也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学校的基本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了。我的语文基础是在先生这里打下的。

我的故乡宿松县坐落在安徽西南的长江北岸。县城与湖北省黄



梅县城之间的距离也就三十公里的样子，而隔江而望的地方，则是陶渊明做过县令的江西省彭泽县。故乡是一个典型的鸡鸣三省的地方。县所属淡水湖面积达 120 万亩，据说在全国县一级地区淡水湖拥有面积上排第二。高中所在的许岭镇则位于县域的南边，三面是湖。她的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国家生态保护区。这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镇外黄鳝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县境内有众多名胜古迹，诗人李白、爱国将领文天祥、清朝名将彭玉麟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佳话。自古以来，文人写诗做文、挥毫泼墨已蔚成风气，读书成了当地百姓的第一选择。那时在当地的学校里，如果老师惩罚学生，被家长得知，家长一定会带礼物到老师家致谢。他们认为，老师惩罚学生，说明他们负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很辛苦费力。

先生一直待学生宽厚。我写的作文常常被他拿到班上读给其他同学听，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点鼓励而已，但就是这种鼓励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读高中时，因为上面要评《水浒》，要评法批儒，要学习鲁迅，所以我们能看到人民出版社新出的《水浒传》，要学习很多所谓儒家、法家的文章。好像先生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并非批判，而是在传授古文知识。当然先生在给我们讲古典文学时，最后总不免会说上一两句：这是资产阶级情调，这是封建文人的习气，这是没落贵族的呻吟。好像我们接受的只是文学的熏陶。在当年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日子里，在那种读书无用的大环境下，先生仍然十分智慧地传授给了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够得上很全面的古典文学知识，并使我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至今对先生充满感激。

当时的安徽省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如“横眉冷对千夫指”“岂有豪情似旧时”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词外，很多小说和论文也都被选入语文课本，不要说《祝福》《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小说散文类文字，就是《在现

代中国的孔夫子》《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类文章也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很显然，这是为了批孔子、批梁实秋先生而选的。然而，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些课文以外的东西，比如《论语》。如先生讲到鲁迅先生骂梁实秋先生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时，给我们讲什么是《新月》杂志，讲梁实秋这个反动教授如何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骂鲁迅先生是“丧家的疲惫的牛”。我们因此知道了很多在当时难以知道的有情趣而又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的中学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我所在的那样的一个极普通的农村中学，我的那届同学在毕业两年后的恢复高考的考试中，有六七个人考上了大专院校，还有十几个考上了中专（1977年中专是招收高中生的，成绩很好的农村高中生，为了有把握地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很多人报考了中专学校）。在当年升学率极低的情况下，有那么多的人考上，很不容易。1978年春，我考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之余，去找《新月》杂志，意外得知，安徽师大图书馆是国内极少有的藏有从创刊到终刊全套原版《新月》杂志的图书馆。这套杂志当时还是放在内部书库，学生要进入内部书库必须有系主任签字的入库单，且只能在馆内阅读。我只要一有机会就找系主任签入库单，如饥似渴地一本一本地读这套杂志，这为我后来在读研究生时研究《新月》杂志奠定了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学时受教于先生有关。否则我甚至无从知道民国时期还有这样一本《新月》杂志。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我就是从这份杂志中第一次读到并立即将它抄在卡片上，我也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等那一批民国文人学者的诗情才华，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丁文江这些民国学界泰斗的名字。这甚至影响到我直到今天仍然给大学生开设“民国人物评论”这门课。

当高中毕业40年聚会时，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先生。先生因为不在故乡没能出席聚会，但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表达了先生对



四十多年前的学生的深情厚谊。我们同学在聊到当年的学生生涯时，很感恩先生对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

我们当时是住宿制，大家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赶到学校，有时不免因贪玩迟到，总会有人气喘吁吁甚至一身臭汗地跑进教室，而这时作为班主任的先生多数时候总是笑咪咪地轻声幽默地说：“擦擦汗休息一下吧，这么辛苦。”

先生既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他的很多课都是在上午第4节，往往上完课总是顺便布置一些事情。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年龄，总希望下课就飞快地去吃饭。常常是先生讲话还没结束，下课时间就到了。记得一个同学在一次先生讲话时站起来大声说：“我饿死了！”先生停下来，笑笑说：“好了，就结束就结束吧！”不以为忤。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有个同学跟管伙食的老师吵架，言语激烈，先生脸色很不好看，但讲的一句最重的话也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现在已经不讲师道尊严了，但起码的礼节应该要有吧。”这应该是1974年的一天。当我就这个问题在高中毕业40年的聚会上问当年跟老师吵架而现在也已退休的那位同学作何感想时，这位老同学不好意思地说：“当时真是不懂事。在那样的时代，遇到张先生做班主任是我们的幸运。”

先生退休后有多部著作问世。现在，先生在和我通话时，都说他还在写唐诗宋词元曲方面的研究文字，还在写研究古典散文的文字。对于先生来说，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写出来就是精品。作为45年前的学生，期盼先生不断有新作出来。正如先生自己所言，我们的前辈“刻苦攻读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犹如一盏盏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我们在茫茫无际的学海中高歌猛进的方向；就像一面面鲜红耀眼的旗帜，引导我们在崎岖的求知小路上披荆斩棘而前行。”其实，正是因为有像先生这样的前辈初心不改、笔耕不辍的坚守与执着以及严谨治学的精神，才激励着

我们孜孜不倦地锐意进取，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何小刚（哲学博士、上海电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2018年5月18日于上海浦东

前言

“诗无达诂”，一直成为诗歌解读者的共识。究其原因，固然缘于每个人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不同；恐怕也是因为对诗歌文本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不甚了然，无法准确感知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语）作为诗歌，姑勿论表现手法是融情于景或借景抒情，也无论诗歌意境是“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哪一首诗歌没有作者情感的投影？而诗人情感的波动又何尝不受生活时空的影响？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诗歌的意旨，也就常常免不了要借助于“知人论世”。

可是，且不说漫漫 5000 年诗歌史，仅拿唐宋时期来说吧，不但名章隽句令人目不暇接；就是稍有名气的诗人，还不是密如夏夜繁星？他们的行藏出处，又散见于各种篇章典籍。要了解他们的萍踪履迹，该是谈何容易？网络媒体固然便捷，可是那些冗长的介绍，也无非是窥缕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官场履历。当前如火如荼的商品经济，高频率、快节奏的时代生活，本来就弄得我们年轻朋友劳累不堪，忙里偷闲地读读古典诗词，无非是想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一些精神营养，并从中获得疲惫身心的缓释，你说，谁还有工夫去阅读那些无关痛痒而又沉闷枯燥的文字？

因此，笔者在给拙作《千古绝句品读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脑海里便迸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再写一本书，说说诗人们的故事。既是作为“品读丛书”的补充，也可填补现实书市的“空白”，也许还能为我们年轻的朋友们提供一些阅读的方便。在这全民实现“小康梦”的



时代大潮中，也是笔者一个新的“文学梦”吧。

我知道，要实现这美好的梦想，也并不轻松：且不说搜集资料无异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大海捞针，就是如何敲定它的写作主旨也是煞费心思的事：一味介绍诗人的生平履历，叙述他们的文学生涯，写成纪传性文字吧，读起来可能有失沉闷而枯燥乏味；如果只是给诗人的作品附加一些背景材料，写成纯知识性读物呢，又难免琐碎冗杂而不堪卒读。几经探索，反复权衡，终于确定这样的写作路径：以诗人的生平履历为经，以诗歌创作为纬，并用一些逸闻趣事联缀其间。这种交叉立体式结构，既可使内容准确丰赡，又能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不但显得清新活泼，读起来也趣味盎然。这样，一卷在手，既可拓宽视野，启迪心智，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库藏；又可陶冶性情，加强美学修养，提高读者的人生品位。无疑，这会受到年轻朋友们的喜爱。

于是笔者从古今典籍中披沙拣金，在各种资料中爬罗剔抉。伏案窗前，几历寒暑，记不清多少次风霜雨雪，数不清多少回参横斗转，几经删削，数易其稿，终于结撰成这样的文字，因为它富有故事性元素，姑名之为《唐宋诗人故事》吧。

笔者在编撰本书的时候，诚惶诚恐地恪守三大原则：

一、在思想方法上，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法则

无疑，在唐代诗国星空中，李白和杜甫是其中光华璀璨的双子星座。他们的创作成就以无可企及的高度享誉千古诗坛。人们不禁会想，他们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以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矗立起一座丰碑。他运思的轨迹从来不循规蹈矩，运思的方式常常突破惯性思维的藩篱。时而借助于超凡的想象和出格的夸张，时而调动历史衣冠或非现实的神话，情感的表达以井喷的气势一泻千里；思维的驰骋

犹如天马行空，自有不可羁勒之势。他所创作的诗歌，既有庄子的飘逸，又有屈原的瑰丽。他的前辈诗人贺知章称许他为“谪仙人”，后世诗坛也为他奉献上“诗仙”的徽号；明代学者胡应麟还说：“青莲（李白）兴会标举，非学可至。”（《诗薮》）他的诗歌才华超凡脱俗，连创作方法也不是后人可以观摩学习的。清代学者赵翼就径直说：“李青莲是仙灵降生。”（《瓠北诗话》）在这些独具慧眼的诗评家眼里，李白简直就是一位神仙般的诗人。

在这里，我们当然要问：李白之所以取得卓绝古今的艺术成就，真的是源于天赋神授的“超现实性”吗？

如果我们不囿陈说，用辩证唯物论历史观来认真审视，不难发现，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罢了。

先说他的诗歌创作吧。姑勿论浪漫主义鲜花绽放得如何瑰丽与绚烂，却从来没有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

不难想见，如果没有四川又高又陡的山峰，哪里会有“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胆离奇的想象？如果没有九曲黄河的巨大落差，哪里会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浑奔放的歌吟？如果不是因为现实社会的污浊与黑暗，诗人出于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又怎么会营构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仙人咸集，其乐融融的“天姥山”这瑰丽而又奇特的梦幻呢？

再说说他的人生态度——

他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却从不掩饰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只是因为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所以毫不留情地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却因为其中一些不合理现象所以无所顾忌地投之以轻蔑。他既生活在现实中间，却不受现实所牢笼；他身边不乏邪恶势力，但决不向恶势力屈服。这种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硬骨头精神，既成就了他傲岸不羁与潇洒出尘的性格，也给后世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一股强大的精神原动



力。这，也许是李白独特人格魅力所在吧。

杜甫呢，却始终以严肃、悲悯的情怀关注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他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可是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是：在战乱前，他透过表面繁荣的假象，就预感到潜在的社会危机；在战乱中，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苦难的环境，他既不逃避，也不沉沦，而是以积极抗争的态度，满怀着对光明的热望。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高举现实主义风格的大旗，勇敢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为国家安危、人民哀乐而歌唱。《三吏》《三别》就是在“安史之乱”中精心绘就的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巨幅画卷。

他的诗歌不但因为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云而赢得“诗史”的美誉；也因为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与统一而成为当代和后世诗坛可资学习的艺术规范。他以无私无畏的品格和诗歌创作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博得“诗圣”的尊号。

李白和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在当日诗坛，他们通过错综复杂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体现出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他们的诗歌风格各自不同，或以刚健清新的调子，歌唱社会的繁荣和时代蒸蒸日上的景象；或以沉郁顿挫的笔锋，描画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从而勾勒出时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他们俩既天才地创作出一系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佳作，也为中国诗坛开创出一条宽广而坦荡的道路。后世诗人这样评价他们：“李如星悬日月，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胡应麟《诗薮》）他们俩既为那个时代竖起了两面鲜明无比的光辉旗帜，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成就了两座巍然相映生辉的艺术高峰。

二、在材料遴选上，力求保证诗歌史的信度

《唐宋诗人故事》既像一幅次地展开的巨型画卷，不仅勾勒出

历史发展中流派纷呈，也活画出诗歌风格的多姿多彩；又如晶莹剔透的闪光明镜，不但折射出活跃在各个时期诗人的精神风貌，也烛照出政治舞台上的变幻风云。

初唐时期，受齐梁诗风的影响，宫廷诗风靡诗坛。有识之士只能嗟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高宗至武后初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出，“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们以辉煌的创作实践，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杨炯《王勃集序》）。继而，陈子昂高举诗歌革新的旗帜，以昂扬慷慨之音，给唐初诗坛输送去一股刚健清新的气息。

盛唐时期，在李白、杜甫两面旗帜的辉映下，从诗歌内容到诗歌风格出现两大分流：

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诗人，以边塞生活为题材，塑造出许多边塞健儿的英雄形象。既表现出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风貌，也歌颂了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壮士豪情。

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多以田园、山水为题材，成为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他们用俊逸清新的健笔，描画出清幽静谧的景色，反映恬淡安宁的心境，在滚滚红尘的人生道路上成为高蹈出世的退守者。他们的诗歌对热衷奔竞、趋炎附势之流，不正好是一味人生的清凉剂吗？

诗人是时代的歌者。安史之乱后，社会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疮痍未复，物质精神都深感匮乏，那是一个从噩梦中醒来，却又落在空虚的现实里，而不能不令人忧伤的时代。在诗坛上，既有元结、顾况等人悯乱伤时、深广忧愤的歌唱，也出现了“大历十才子”徜徉山水、称道隐逸的低吟。

“诗到元和体变新。”宪宗元和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转机，中衰的诗坛逐渐重振旗鼓，这时出现两大派别：



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继承杜甫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现实主义传统，语言通俗流畅，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章。

一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羽翼，继承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的精神，写险怪、写幽僻、写苦涩、写冷艳，开创出另外一种诗歌风格。

晚唐时期，杜牧、李商隐出，他们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抒发身世之感、宗国之哀；之后，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轨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也有一些“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诗作……

三、在写作意旨上，争取衍生出励志篇的效果

无论是创建事功还是艰苦治学，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慨叹：“三分人事七分天。”似乎并不能归咎于努力不够，而是由于天赋不足！《唐宋诗人故事》最雄辩地告诉我们：这只是一种逃避困难的遁辞。那些卓有建树的诗人，哪一项成果的获得不浸泡过辛勤的汗水？在通往成才的路上，哪个人不饱尝筚路蓝缕的艰辛？

李白总算“天才贍逸”吧，如果不是用“铁杵磨针”的坚韧毅力来激励自己，他刚10岁的时候怎么能博览群书、精通典籍？从事文学创作，他又怎么能“落笔惊风雨，神成泣鬼神”？杜甫之所以被后世诗坛捧上“诗圣”的宝座，还不是因为他在创作中精益求精、不辞千锤百炼，直至“语不惊人死不休”？

最使人感动的还是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信中述说他艰苦治学的过程：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

“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谳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

可见，被后世誉为“诗王”的白居易，他的诗歌成就既不是天生的，也并不完全是取决于翰墨环境的濡染熏陶，更重要的是他昼夜不息，废寝忘食，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磨出老茧，直至弄得瘦骨伶仃，须发尽白，两眼昏花，形容憔悴……

书中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勤学苦读的故事：

范仲淹小时候尽管穷苦得只能划粥而食，还是那么刻苦攻读，甚至5年不解衣就寝；司马光怕睡熟了影响读书而圆木警枕；更饶有趣味的是：李贺骑着毛驴遍野穷郊觅句，李清照戴着斗笠环城踏雪寻诗……

诗人们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

最为脍炙人口的是：贾岛马上“推敲”，陈师道闭门吟榻……

更令人推崇的还要算王安石、欧阳修关于《残菊》诗的故事：

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有这么两句：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欧阳修看到了，笑着说：“百花尽落，只有菊花枯死枝头。”于是戏续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笑笑说：“难道你不知道屈原《楚辞》中说的‘夕餐秋菊之落英’吗？这就是你欧九不读书的缘故……”

我们姑且不论这场笔墨官司后世是怎么评说的；就拿故事本身来说吧，不但反映了诗坛前哲襟怀坦荡、赤忱相见；也足以说明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是如何追本溯源，治学态度该是怎样的严谨！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文天祥《正气歌》）

古代哲人早就离我们远去了，可是他们刻苦攻读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犹如一盏盏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我们在茫茫无际的学海中高歌猛进的方向；就像一面面鲜红耀眼的旗帜，引导我们在崎岖的求知小路上披荆斩棘而前行。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毋庸置疑，《千古绝句品读丛书》得与读者见面，饱蘸着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辑部领导和老师们的心血与汗水；《唐宋诗人故事》能接踵面世，更有赖于编辑部领导和老师们精心指导和帮助。我作为撰稿人，纵然搜索最美好的言辞，又怎么能表达内心的铭感呢？语言总是苍白的，情感却最真诚的。请允许我以最真挚的感激之情，奉献上最热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崇敬！

我还想说：在拙作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何小刚先生的指点与帮助，谨在此一并鸣谢！

张学淳

2017年5月于安徽宿州

目 录 (上册)

序 言 / 1

前 言 / 1

卓杰的诗才 传奇的归宿

——骆宾王 / 1

云汉其志 林泉其识

——王勃 / 5

无心成讖却成名

——刘希夷 / 10

遗荣期入道 辞老竟抽簪

——贺知章 / 14

卓立千古 横制颓波

——陈子昂 / 19

情致雅畅 以少胜多

——王之涣 / 26

行不为饰 游不为利

——孟浩然 / 31

绪密思清 诗家夫子

——王昌龄 / 38

辞秀调雅 意新理惬

——王维 / 45

浪漫鲜花植根现实沃壤

——李白 / 51